

为罪为功

手降龙

十年岭峤镇南关

CAOMANG SHANGJIANGJUN LURONGTING CHUANQI

上将军
陆荣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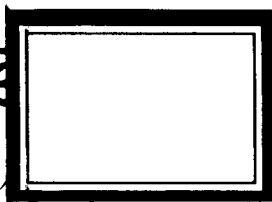
传奇

王云高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草莽上将

——陆荣廷传



王云高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.....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章莽上将军: 陆荣廷传奇/王云高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04.1

ISBN 7-219-04960-9

I. 章... II. 王... III. 传记文学—中国—近代
IV. 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3) 第123765号
.....

策 划 王光明
特约编辑 彭 匈
责任编辑 廖集玲
责任校对 农向东
封面设计 崔注中
版式设计 金 星

章莽上将军

——陆荣廷传奇

王云高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邮政编码: 530028

南宁市桂春路6号)

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8.875 印张 218 千字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广西区计委印刷厂印刷

2004年1月第 1 版

2004年1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 3000 册

ISBN 7-219-04960-9/I · 758

定价: 16.00元

序

△潘琦

20多年前，我读小说《彩云归》，知道广西文坛有个王云高。在一次散文笔会上，我认识了王云高。原先以为他是位帅哥，可一见面大失所望。原来是个身材高瘦、皮肤微黑，衣着朴素，举止文雅，貌不惊人的典型南方人的面相。交谈几句，印象挺好。

以后，我调自治区工作，和云高先生的交往甚密，常在一些文学笔会、研讨会、座谈会、山歌会及作品评论会上见面，也常有饭局聚会。每次见面，都听到他对文学、对世情、对人情、对人生、对历史精辟独到的见解，语惊四座，令人佩服。于是我慢慢读懂了王云高。他才思敏捷，思想深刻，能说善辩，通晓历史，酷爱书法，嗜烟好酒，幽默风趣，性格直爽，好讲义气，真诚待人，有典型的文人气质。我们也常互赠新作，于是成了文友、笔友、朋友、老友。

在广西文学艺术家13年成果展示中，王云高先后在展版上这样道出艺术与人生的感悟：

“这年头都标榜精品，但什么才是精品？各人取向不同。我抽烟不爱‘555’，搞作品却追求‘三个五’：印刷五万册，传播五千里，流传五十年。为追求这个目标，我走的是‘以俗通雅’的路子。”这话淳朴中见高雅，平实中有哲理，通俗中有个性，字里行间看得出作家的为人、做事、作文的品性与风格。

云高先生常说，小说之道，易学难精，长篇需气魄，短篇尤需灵气。而他气魄和灵气皆有之，长篇、短篇都很在行。他20多年走过的文学创作之路，有艰辛、有泥泞、有坎坷，但更多的是幸福、快乐与辉煌。这些年在他的笔下足足流出了400多万精彩、精美的文字，出版了23本专著，可称广西文坛高产作家了。王云高的作品题材广泛、内容丰富、文体众多。古今中外，城市农村，上至领导下到平民百姓，处处都写，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诗歌、小品、电视剧本，样样都行，可谓是多栖作家。他对文坛朋友感慨地说：“17年前把的脉，还算相当准确，我算没有白走一回。”“回顾这20年脚印的跨度，我只能感谢生活，感谢人民。”

那天，我和云高先生聊天，他说退出第一线以来，事务豁免了，身体还很硬朗，因为能写作，所以日子过得很充实。最近，长篇小说《草莽上将军——陆荣廷传奇》已定稿付印，这将是他的第24本书。末了，他十分真诚地说：“我冒昧地向你请求，能否为这本书作个序。”多年交往，深知云高先生是很少开口求人的。我当即愉快地答应了。没过多久，他果真把一叠厚厚的书稿送到我办公室。内附一封短信，介绍了他近期创作的计划，信末尾写到：“您可以看得出，我很明白自己的长处和短处。我把自己的余生放在打造广西文化底蕴和知名度上。”看完这些文字，我十分感动，十分激动。云高先生已年过花甲，依然如此潜心文学事业。春蚕到死丝方尽，留得丹心照人间。他这种忘我的精神，高风亮节的品质，不正是当今文坛要推崇的么？

我对陆荣廷这位岭南传奇人物知之不多，过去在民间对他有很多传说，也难见诸文字。因此，对王云高先生书中所写的故事，无法也无需考证，因为它毕竟是文学作品。然而读了这本书，却可以肯定，陆荣廷作为一位草莽上将军，在广西乃至中国的历史上曾显赫一时。至于如何进行历史的评价，他的功过是非的界定，应由历史学家去做，文艺作品是难以做到的。《草莽上将军——陆荣廷传奇》一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家一反过去写人物传记的手法，从头至尾的述说，记录口碑传奇等，该书从陆荣廷的情感智商的角度，写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反衬出人性、人情、人道与世情，以此总结人生的经验教训。小说摆脱了就事论事的局限性，达到以事论人，以人论世，以俗通雅的效果。这是王云高先生得意之笔，高明之处！

《草莽上将军——陆荣廷传奇》以传统章节结构行文。云高先生充分发挥自己熟悉历史、擅长故事、语言生动、文笔简洁流畅的优势，妙笔生花，把本来很简单、平常、平俗的故事，描写得活灵活现，曲折回荡，引人入胜。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书。高尔基说：“当书本给我讲到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的人物感情、思想和态度时，似乎是每一本书都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，让我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新世界。”读这本书，读者会有同感。

我曾为龙脊梯田的美景所陶醉，为此写过一首歌词。王云高先生对我说，其中四句他最为赞赏：“山是龙的脊，田是登天的梯，水是龙的魂，云是腾飞的翼。”并嘱我写成条幅送给他。我想，云高先生是否为“云是腾飞的翼”一句所感动？！但愿他这片云，为八桂文学艺术事业的腾飞，继续鼓劲、鼓动、鼓舞！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- ▶1 序
- ▶1 第一章 当年的响马当了提督，
刑杖之下，
却扯出来一片竹壳
- ▶17 第二章 为贺加官“跳加官”，
在面具之下，
又翻出一张尴尬的脸孔
- ▶33 第三章 新提督修建洋炮台，
有意留下 60 度的死角
- ▶53 第四章 跪下也可以造反，
再站起来镇压真正造反的人
- ▶73 第五章 广西有 25 万山大王，
他们都觉得自己比港督伟大得多
- ▶91 第六章 陆荣廷—马君武—张勋斗酒，
斗着斗着，
把省会迁到南宁来了
- ▶105 第七章 陆荣廷检阅部队，

举双手行礼，
从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战略

- ▶117 第八章 镇宁炮台—高峰坳—五海桥，
梁启超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陆荣廷
- ▶137 第九章 陆荣廷在花船上受到“恶攻”，
拍案而起，
加入了讨袁的行列
- ▶169 第十章 在洋枪、洋酒和洋钱之外，
陆荣廷领略了洋药，
外加一个洋味的女人
- ▶195 第十一章 孙中山打炮——胜了还是败，
陆荣廷看相——不衰找来衰
- ▶221 第十二章 谭大夫人下广州，粤菜不如卷筒粉；
“假番鬼婆”游灵水，
翻译成了冷宫人
- ▶241 第十三章 演错了《梁红玉击鼓》，
陆荣廷只好改演《李秀成听钟》
- ▶269 尾声
- ▶271 小跋



第一章

当年的响马当了提督，
刑杖之下，
却扯出来一片竹壳

清宣统三年（辛亥，公元 1911 年）四月初六（5 月 4 日）。

中越边境的龙拉岩前的炮火硝烟，已经进入到第四个早晨。指挥这支队伍的清兵指挥官，是左江总兵陆荣廷。他以五百人枪，水泄不通地包围着龙拉岩。据守岩中的是边境游勇山黄皮部，那是一股中国会党的余部，却长期驻扎在越方境内，与陆部一直相安无事。四天以前，由于某种也许只有老天才知道的原因，突然虎口捋须，前来骚扰陆部驻地龙州县水口关。陆荣廷迅速反击，把他们赶过边界。山黄皮仗着熟悉地形，率部进洞而去，企图从后洞口退往越南。没想到强中更有强中手，那陆荣廷本来就是这一带游勇的头子，对地形交通烂熟于心，早已判断出对方的企图，于是将前后洞口，连同半山崖间那个出气口都重重包围起来。

1



草莽上将



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，洞中的枪声明显稀疏了，看来对方已将弹尽粮绝的地步。“妹马局舌！”^①陆荣廷习惯地骂了一句壮话，这才打起了官腔，“传令匪徒，不降则死！”

根据他的指令，半山腰的兵勇迅即向出气口复述他的命令。里边既不打枪，也没有投降的反应。

正在这悬念十足之际，从水口方向传来一阵蹄声，一骑飞驰而来，上边的戈什哈^②翻身下马，叫了声“镇台爷”，旋即咬着他的耳朵说起悄悄话。

悄悄话无人能闻，但在场的人看到，那位镇台爷脸色骤变，抄着手，原地踱了几步之后，便向他的副手韦荣昌吩咐：“这块骨头你来啃罢！”

韦荣昌若有所思地答应了。

陆荣廷接过缰绳，又交代了一句：“留一碟鱼生，最好！”

鱼生，即生鱼片，是桂南地区的一道名菜。但在这里的意思是争取生擒——这支由会党和游勇发展起来的军队，素来有讲黑话的习惯。

吩咐已毕，陆荣廷翻身上马，一扬鞭，驰马向界河奔去，敲出一串烟尘。在他的身后，响起了更加密集的枪声。

接替指挥的韦荣昌，是当地龙州水口人，他跟陆荣廷和莫荣新是拜把子兄弟，在绿林时代就发誓同生共死，荣辱与共，并称“三荣”，可说是这支部队的元老。因此，士兵们对他的命令，也就像对陆荣廷的命令一样令行禁止，毫无二话。

可今天，这位老搭档被陆荣廷推进了五里雾中：留鱼生是什么意思？战场的规矩，就是你死我活的搏斗；老鼠敢拔猫胡须，

① 壮话，意思同“操他娘”。

② 戈什哈，满语，类似“亲兵”。

猫还要对它讲客气，这个荒唐事传出去，人不笑狗都笑呢！再说，我们“三荣”这支部队，本来就是绿林武装，为了荣华富贵，封妻荫子，这才归顺了皇家。吃了皇粮，就得死心塌地为皇上卖命，该杀的不杀，要让友邻部队和地方文员知道了，告发上去，上司怪罪下来，可就要“连头上木虱也得担枷”的……

朝廷讲“忠”，绿林行“义”，从两个极端都无法解释陆荣廷这个命令，陆亚宋像是变节了。

但是，“令行禁止”，他韦荣昌只有执行的份儿。连硬攻带喊话，又折腾了半天，洞里那班子“犍骡”却还没有半点投降的苗头。

韦荣昌发火了，把外衣一脱，招呼手下两个神枪手，跟着他扑进洞里。

洞里山石嶙峋，就像是刚刚发生过一场山崩地震，大块大块的岩石交错排列，形成了一个个天然的屏障。

由于退路已经被堵死，山黄皮下了决心，据守前洞。他那沙哑的声音在大厅般的山洞中回响。

跟进来的兵勇端着双筒枪，一枪接一枪地射击。

没用。对方躲在巨石的后边顽抗，每一发子弹只在石壁上打出一团轻尘。韦荣昌制止了部下的盲目射击，揣摩起了心思。

这个“山黄皮”他并不陌生，此人是边界上的“老猫”了。相争相拼也不止一次两次。这是个眉精眼企的人，军方称之为“生孟获”，意思是反复无常，捉了降，降了放，放了又反。只是，为什么今天是一派顽抗的派头？

莫非其中别有原因？

对了，今天他们的袭扰，从经济到军事上，都很难解释。

莫非……

不想不像，越想越像。他已经隐隐看出，那拨人中间有个特殊的陌生人，对方的人挨挨挤挤，好像都在护着这个家伙！



草莽上将

“好！”韦荣昌暗下决心，一咬牙，向自己的“狗牌撸子”压上子弹，然后用眼睛量好角度，向崖壁上打了一枪。

“砰！”子弹从崖壁上向下反射，正好打在那个神秘的人身上，没等枪声的回音散尽，乱石堆后头便响起了杀猪般的哭喊声，然后是山黄皮沙哑的喊声：“莫打了，莫打了！我们投诚，投诚！”

说罢，他带头走出，双手高举，显出了一个训练有素的姿势。

韦荣昌置别人于不顾，径直向那个神秘的人走去，揪住他的衣领，要他出列。

“不要动我！”那个神秘的家伙却突然傲了起来：“我要见你们陆亚宋。”

“他不在。”韦荣昌不耐烦地喝道。

“他不来，我不走。”那家伙耍赖地坐下了。

韦荣昌有点为难了。他此刻才担心起这位盟兄的祸福安危——他临去之时，脸色如雾，晴雨莫测。

二

陆荣廷此刻是心花怒放：北京岑春煊派来了密使。

岑春煊，字云阶，广西西林人，出身于宦望族世家，时人又称之为岑西林。现在在京城里当邮传部尚书。

说起来，这位比自己小三岁的大人物，不但是自己的同族，而且还可以说是恩人老上级。1904年他受命打河池陆亚发时就荐拔了自己。自己也着实卖了一场力，乱事平下来后，岑西林也言而有信，论功行赏，给了自己关键性的一次提拔。

这次，来人捎话告诉他，当今宣统皇帝的父亲，摄政王载沣透露消息：广西提督一职空缺已久，对边防不利。岑大人极力保

荐你了，让你以左江镇总兵兼署。

这是他盼了很久的好事。说起来，这个提督衔他早在1905年就挂上了，但那是清朝末年“官口爆炸”的常见病，有空衔而无实权，白添了一个焦灼的梦境。

如今总算梦圆了，这等于今天的军分区司令代理了省军区司令。加官晋爵，当然是天大的好事！

骂骂咧咧，韦荣昌把俘虏从前线押了回来。但陆荣廷已顾不上再审战俘，便把这个审讯的任务交给了另一个结义弟兄陈炳焜，还面授了几句机宜，然后飞骑向龙州方向驰去了——他既然成了这边关武职方面的头儿，自然应当向当地的文职官员通报，并开始以这个新的身份与他们作首次的政务商谈。

经过提督衙门时，他不由自主地向里边窥视了两眼。

他总算熬出头来了——

他，是武缘县垒雄村人氏，两岁上爹死娘嫁人，经历了一个孤儿的重重苦难。后来作为一个流浪少年，聚赌行窃，在家乡犯了案，受到通缉，16岁跑到这水口关上来，在这里，他做过茶馆伙夫，当过衙役，充过撑船伙计……

然后，是法国老番在关外越南作乱，兴兵犯境，边关紧张起来了，“侍郎爷”唐景崧扯旗招兵。

就在这间破败的提督衙门里，他作为唐景崧的“先锋营”一员，吃上了皇粮。拼死拼活，在枪林弹雨中为唐景崧保驾打江山。

也就在这里，唐景崧接见了，他，慰勉有加。他本指望就这样向枪林弹雨中搏一个正途出身，虽不一定能封妻荫子，但至少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。

但就是这么一个粗粮饭碗，他也没福气捧牢。中法战争的硝烟刚散，他就被裁了，连唐景崧也调走了。

“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”，皇粮并不好吃。



他只得作为“游勇”上山，扯旗拉帮，带出一支绿林队伍，就像今天山黄皮他们一样。

当时，谁都说，与官兵为敌，只有死路一条。

谁知道又应了那句俗话：“要当官，杀人放火受招安。”后来苏元春当了广西提督，把提督衙门从柳州搬到这里，因为反旗林立，剿不胜剿，才又扯出了招安的旗号。1894年，也就在这个衙门里，苏元春招安了他，先让他当马夫，然后步步升迁，很快就当了个管带。

从那一天起，他才算是走进了官场。并且把36年来顶着的小名“陆亚宋”改成个“官名”：陆荣廷，字“干卿”——在那个年代里，这是一个男子汉尊严的象征。

也就从那一刻起，这座提督衙门，在他的眼里看起来高不可攀，威严无比。

十年后，苏元春因事被岑春煊参劾，流放到新疆去了。但他自己的官职官阶还是不断上升，由管带而督带、分统、统领、都司……而记名总兵、实授总兵、记名提督，可谓是步步高升。但是在他的心目中，离这把虎皮交椅还远得很。

而今年，形势变化了。一个半月前，孙中山的同盟会在广州起事，黄花岗上埋了72个人，当时他就估计这个坑到了填的时候了。

果然，瓜熟蒂落，水到渠成，这个门槛迈过去了。他估计，再好好干他几年，他这个“捷勇巴图鲁”（勇士）的荣衔就会换成“太子少保”、“太子太保”，这样，继“苏宫保”之后，这龙州街上又将出一名“陆宫保大人”，成为一方显要！

拜会、商谈、宴请……回到水口，街上已打过了二更。

三

陆荣廷的夫人谭氏，仿佛第一次听到街头的定更鼓，也仿佛第一次体会到等老公的滋味。

随着这种全新的感觉，她这才感觉到，55年春秋，已经像龙州河的滩水一样流走了。

这个边陲壮家的女人，55年来走的是同族前辈女人走过的传统的路：当桃信来潮，胸脯发胀，臀部变圆的时候，她就自发地跟同村姊妹上了歌圩，跟男人们对山歌，坐草坡，跟他们抢糯米饭，碰鸡蛋……然后，越过了情感的滩头，流进了第一次婚姻的深潭。再其后，受不了丈夫的管束，更不满于丈夫的浪荡，她一发小性儿，回到了娘家。

她娘家的父亲谭泰源，是水口圩上的名人——私人渡船的老板。

再其后，在这个千人瞩目的渡船上，来了个叫陆亚宋的武缘仔——前县衙门的衙役，因打架被“炒了鱿鱼”，投奔而来。

来就来罢，开头，她只把他看成老爸的“伙计仔”，来这里打长工，日挨三餐，夜求一宿。即便是一道撑篙掌舵，也只是业务上的配合而已。

但是，像是击石出火，一来二去，她却发现自己又“发贱”了：这个“武缘仔”生成一身牛骨，谁也不怕，在渡船上顶土官，骂财主，踢洋狗，揍洋人，就是对自己这个老板家的大姐大，也是呼呼喝喝，毫不留情。对于前者，她冷眼旁观，觉得颇为心凉；但奇怪的是，对于对自己的顶撞，她也居然受之如饥。而且久而久之，还忍不住要跑去撩，去听那几声粗野的“武鸣



壮”，“而”呀“局”^①的，当地的痞话。爱把“武鸣”说成“momie”，意即摸奶子。渡船口那帮子红了眼的光棍就是这样说他们的。最初，她以为这是那些痞佬晾久了蒸出来的醋话，但不知为何，久而久之，她听了居然脸红心跳，联想无穷……最后，终于在那个黎明，在那武鸣仔搭在渡头的窝棚里，让这个比自己小两岁的毛头后生实践了他的豪言，同时也把他21岁的初夜交给了我。

从那时到现在，转眼32年了。她也有过期盼，有过等待，但在内心的深处，她一直直观地感觉到他在自己的身边。即使在丈夫被裁遣，挨通缉，遁入绿林的日子里，她也从不曾怀疑，自己会在约定的老地方找回他的温存。

今夜的疑虑和焦躁是新鲜的，她也不知从何而起，莫非这个名正言顺成了自己丈夫的男人，在升了大官之后竟会远离自己而去？凭着32年的相处相知，她相信不会这样。但天下的事情本来就难说，抛开戏台上那些功臣才子招驸马的古套不说，在这一带关墙的县城乡镇里，男人有钱就学坏的例子难道还少吗？

自古道娇妻难处，那么，集骄娇于一身的女人脾气更反常得厉害。像这样绵绵的思绪，在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后居然转化成了满腔的躁气，只把个冷冰冰的背脊和黑墨墨的髻子迎接他。

陆荣廷算是又摊上个难缠的谈判对手，只剩下一腔无奈：“哪个人又踩上你的尾巴啦？”

她依旧没转过身来：“问你自己！”

“问我，我够辛苦的。比打番鬼还要累。”陆荣廷坦然地陈述了半天的劳绩，“你看，昨天的大老爷们的架子都收起来了。倒是你……”

“我不稀罕！”到底把脸转过来了。——相反相成，对大老爷

① “而”、“局”都是壮话的音译，意即性交。

的反感激起了她对话的渴求，她双眸灼灼地盯着丈夫，“那些老爷们说什么？”

陆荣廷简要地叙述了一遍，还举了个例子：“康会办还提出要给我新修一座提督府……”

“那个修铁路的？”谭氏记起了那个名字，同时也记起了一串不愉快的往事，“不要他修。我就要住那间旧衙门。就这么定了。”

一锤定音，毫无商量余地，好像荣升提督的是她而不是她老公。

她这个情绪有个因由：那康某本是个市侩，因为走苏元春的表弟赵海仙的门路承包了龙州铁路的工程，曾经厚厚地铲了一笔地皮。现在苏元春下台了，陆荣廷上台了，他倒巴上来了！但谭氏记得很清楚：当年他绕道越南来向苏宫保请示机宜，正值冬雨绵绵，她把此人接过河来，送到提督衙门。当时他傲气十足，正眼儿也不瞟一下，还让她在右边巷道上等候送上归程。空荡荡的巷道，凄风冷雨，由未时到酉时，两个时辰的凄寒让她记了五年！

现在，乾坤倒转了，当年挨冷受辱的渡船婆，眼看就要成为这座提督府衙门的女主人了！想到这里，谭氏动情地叫了一声“老爷”——这是她生平第一次这样称呼丈夫。

陆荣廷惊讶地瞟了一眼表情剧变的妻子。

“我想，我想——”谭氏忽然又有些不安，甚至有些害羞，吞吐了一阵之后才说，“我想，明天跟你到提督衙门走走。”

“不，不得，不好的。”陆荣廷连说三个不，口气虽然逐步缓和，但反对的态度却没有变。他自问不是那些恃势欺人的官迷。他不愿被人家以为升了官就得意忘形。今天的拜会商谈是正事，他不得不去，但如果第二天又把老婆带了去，他还怕别人会戳脊梁骨：“官迷哦，你看，迫不及待了哦！”

